

【教师作品】

那些人那些事

邹平市台子初级中学 谷安芹

那奇美的大河、高耸的堰堤、细柔的沙滩……就像一根根亮闪闪的丝弦，牵动着我的神经，触碰着我的心灵。我小心翼翼地触摸它，竟让它像滚动在荷叶上的水珠，从蜡质的边缘滑落到了心底，亮晶晶地闪现、扩散、又闪现、再扩散……

我出生的地方离黄河特别近，到底有多近呢？我家在堤南，黄河在堤北。

小时候，幼儿园的老师常常带我们到堤北玩。幼小的我们在河水退去的土地上捉“蟋蟀”、藏馒头……我们把“蟋蟀”埋在泥土里，用手轻轻地有节奏地拍着，小嘴蠕动着，念着咒语……有时真奇怪，“蟋蟀”竟能跑到别的松软的泥土中去。我们在一片惊奇中捉住它，很兴奋，也很惊奇。蒸土馒头的游戏也比较好玩儿，把泥土攥成个圆的土馒头，或者攥几个，然后把它们藏在深挖的土坑里，藏好之后，就告诉同伴，同伴就满怀信心地去踩，藏者要是从同伴踩过的洞中找出一个完整的馒头，那就是胜利者。我们都喜欢这样的游戏，玩了好多遍，还是不厌，还是那样兴奋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偶尔到坑洼的土地上捡些被我们称之为“锅饼”的薄薄的土片，那是河水退去的痕迹。我们肆意地在退去河水的土地上玩耍，无忧无虑地玩耍，全然忘

却了河水的肆虐，河水的痴狂。

河水上涨了，已经漫上河滩一米，我家在河边的田地看不到了。秋天里的人们神色惊慌，沿河的沙土地里，都埋长着未熟的花生，爆浆的玉米……大人们焦急，急得眉脸都皱在了一起。小孩子们却欢喜得很，的确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真实写照。这时的花生，蒸煮着吃正好，玉米蒸煮着吃也正好……小孩子们欢喜地到处跑，到处跳，到处喊，好像全世界的人只有小孩知道这时的花生、玉米最合自己的胃口。

看着见涨的河水，大人们终于按捺不住了，急火火地请来了东南西北的亲戚，把焦急和忙碌很快传染给了亲戚，亲戚们也焦急了起来，行动了起来。沿河的沙地上聚满了人，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小孩、家里人、家外人……能干啥的干啥，能帮啥的帮啥。所有人都在忙，所有人都在慌……忙得太阳偏西，忙得饥肠辘辘，忙得口干舌燥，忙得脚不沾地……真忙。

大人忙，小孩子更忙。我们的任务是捡拾掉落在地里的花生，捡着捡着就溜到了河边的草丛里。那里有黄绿错杂的软草，绿色、灰色的蚂蚱……抓住它们，在草丛里选取一根又长又粗的狗尾草，把蚂蚱们穿在草棍儿上，提着它们

到处奔跑，到处炫耀。我们忘我地玩时，忽然远处就飘来父母悠长又急促的喊声：“小儿，别到黄河边上，危险，快回来，再不快点儿，我可打你了。”我们这才小心翼翼地回头，那翻滚着黄泥的河水吞吐着泡沫，气势汹汹，拍击着河岸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河岸的一块泥土齐刷刷坍塌在河水里……这时的“恐惧”一瞬间袭上了心头，跑，还提着那几串穿在草棍儿上的蚂蚱。

其实，那满是人的花生地里也是乐园。弯下腰，低下头，仔细寻找，就会在田地里搜寻到“小甜瓜”。小小的，颜色青绿，发育不良的样子，但很香，也很甜。偶尔大人们也能在忙碌中无意发现“小甜瓜”，于是就叫过身边的孩子，我也被叫过两回，我很兴奋地颠颠跑过去，又很兴奋地从小叔或小叔的手里接过瓜，顾不得擦一下，就“咔嚓”一口咬下去！

花生地里除了兴奋的叫声，还有惊叫声：“哎，老鼠洞，快来看，大老鼠。”于是找瓜的孩子、玩蚂蚱的孩子一起奔过去，看那大老鼠的洞穴及洞里的花生。藏在洞里的花生个个饱满，那是成熟的大个花生。大人们欣喜地挖着，有得意，有惊讶，还有愤恨。大人们带着满脸的复杂表情从洞内挖出一篮一篮的花生。那时我想，老鼠也许“恨”极了河

水吧。要是河水不上涨，它的洞就不会被人们发现，也不会把它洞底的存粮挖出来，自己也不会带着我给它想象出来的“恨”狂逃，所有花生地里的人也不会带着对老鼠的“恨”狂追……河水终于涨上来了，汹涌到了堰堤的坡下，明晃晃、翻滚滚，到处是水。庄稼，成熟的，不成熟的，都浸泡在了水中。放学了的我，一个人偷偷溜到堤坡上，坐在那里，双脚紧紧地抵着地面，双手紧紧地抓住小草，心缩成一团！黄昏，不甘心自己的劳动成果被河水吞噬的人们乘着船，前面的人撑船，后面的人须从船舱中向外面舀水，船中还站着挽着裤脚、背着“水淋淋”庄稼的人们……那是从水里摸来的棉桃、西瓜、甜瓜……终于上岸了，人们脸上挂着笑，映着西落的夕阳，很是灿烂，应和着河边钓鱼的街坊打着招呼，更是看着街坊盆中大大小小的黄河鱼，打着趣。此时，我不禁惊叹于人们的乐观与豁达。

多年时光悄然流逝，黄河变得温顺了许多，而我们也安稳了许多。河水退去了几十年，再也没有气势汹汹地来过。坐在岸边，踩着细软的沙滩，看细柳拂岸，看彩霞映辉，看水波轻荡，看浮桥如练……

真美！这条河。真好！那些事。

【学生作品】

那座城 那片景

邹平市黄山实验初中 唐若冰

浅听清风低歌几曲，回溯游踪齐鲁古城。

走进大门，游览古城，如同迈着一首舒缓有致、缓缓流淌的曲子，不容走马观花。古铜的光辉，流水的潺潺逐渐洗涤内心的浮躁，当走进夕阳的余晖时，才真正领略到古城的韵味。

看，那是

岁月流连的所在。曲曲折折的石路沿河一路蜿蜒，岁月与青苔在其上记录悠久——纹路早已模糊，青苔却钻缝寻隙，在泥中顽强挣扎，绿得斑驳。古城两侧高高低低、绵延几十里的房屋多为木质，因古老失色，偶尔被晚风推动窗棂，像暮年老人，哑着嗓子发出一声轻叹。移步再寻，赫然另一番天地。古城的小桥流水如

诗如画，与楼台轩阁相映成趣，描摹出一幅诗情画意的水墨画，又如一首踩着音调唧唧呀呀的戏，唱芊芊芳华。我们穿梭于家家户户的亭台楼阁间，摩挲着垂柳、石刻和牌匾的交错，见了一张张温柔而亲切的笑脸，戏了一院院啄食的雀，流连于水乡却忘返。

听，那是水漾夜波的静谧。风携一点墨，遮了天；满目间是点点星光、盈盈灯火。若说白天的古城是朦胧的，那夜中城一定是飘在水与夜之间，既有水之柔美，又有夜之神秘。我们乘一篷船，驶于水

上，与古城像隔了层纱，近在眼前却不真切。水波流转，我们在船上望着水之涟漪，起起伏伏，船上的人们不禁都侧耳细听。水上另外几只船传来同样美丽的声音，似乎合声要融进水里去。船声悠悠，歌声冷冷，我不禁沉醉于此了。而台儿庄的河水听多了此类民歌，无动于衷，仍是独自绿着，不管水面上如何喧闹，它仍是静静地绿着。在这座古城里，仿佛时光停滞，街巷被柔和的光环抱，焕发出一层又一层的光晕。岸边的人们围坐在烟火氛围中谈笑风生，仿佛重回历史的繁华。夜中古城，清冷，又让人倍感亲切温暖。

这大抵就是它的魅力，让人时常被这份柔情与感动潜入心底，忘了自己也只是小城的过客。古城那摇曳倩影，常出现在我的梦中，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这是我心心念念的台儿庄古城啊，灯火阑珊的不夜城。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11-15

2024.9.24 星期二
责编：张连利
邮箱：sdlbwb@163.com

